羅素文獻內 徐志摩與胡適的書信

梁錫華

本年三月一日出版的『書評書目』第五十九期發表了胡基峻先生的一篇文章，報導加拿大麥馬士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羅素文物典藏館一事。筆者和該館館長柏立維（Kenneth Blackwell；胡譯布萊蒯）有一點文字交情，多年前曾得到他的幫助，在羅素文物中檢到數封徐志摩與胡適給這位英國哲學家的信，現特迻譯於此，並略加註釋；至於徐氏書信的詳情，不日出版的拙譯『徐志摩英文書信集』一書內另有長文討論。

其一

羅素先生：

歐格敦（Ogden）先生把尊址賜告，但未悉此信能否順利到達。您到倫敦後要是能惠覆一音以便安排一個大家見面的時間，我將感激不盡。自到英國後我就一直渴望找機會見您。我願在此向您表示我的熱忱，並祝

蜜月旅行愉快。

徐志摩敬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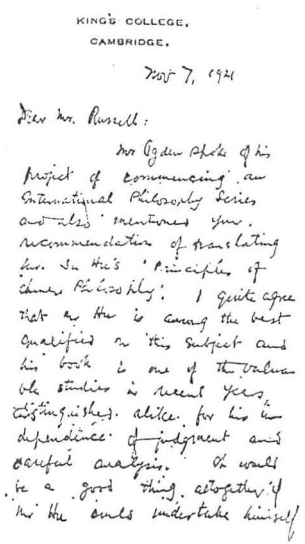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劍橋王家學院

再者：據歐格敦先生云，尊夫人的大作是送往新共和國雜誌社的，但我一直找不到，不知道有沒有刊登出來。

註釋：

徐志摩於民國九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修畢碩士學位課程後，立心要跟羅素唸書，乃買棹離美赴英，不料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Nov 7, 1921

Dear Mr. Russell:

Mr Ogden asks of his project of commencing a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Series and also ventures your recommendation of translating Mr. Su Hu's 'Principl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 quite agree that as he is among the best qualified on this subject and his book is one of the valuable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distinguishes alike for his independence of judgment and careful analysis. It would be a good thing altogether if he the ends undertake himself

到達之日才獲悉羅素早給劍橋大學除名，而且已赴中國講學，根本不在英國。徐氏懊喪之餘，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註册，擬從名教授賴斯基（Harold Laski）讀博士學位，但不旋踵因鬧戀愛事心情不佳，到底離開倫敦而轉往劍橋。在那裏他獲得羅素地址，乃在羅素回英後寫此短柬要求謁見他心目中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特爾」。

其二

羅素先生：

敬謝來信。我計劃本星期六到倫敦，擬在下午茶過後五時左右到尊寓。歐格敦先生很可能與我同行。您要我傳的話已轉達給梁令先生了。謹候

儷安

徐志摩敬上

一九二一年十月廿四日

於劍橋王家學院

註釋：

此信係徐志摩收到羅素復函後寫的。信內所提的梁令（Ling Liang 譯音）來歷不明，也許是劍橋的一個同學。

其三

羅素先生：

歐格敦先生談及他的計劃，擬先出版世界哲學叢書。他也提到你推薦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說可以翻譯了加進去。胡先生在這門學問上，資格是最前列的。他那本書是近年頗有價值的著作，這一點我很同意。此外，他對事物獨立判斷和細心分析的能力，也是十分超卓的。要是胡先生本人能自告奮勇爲這套叢書動筆寫一本，那是最好不過的，可是若把他目前中文這冊著作來翻譯（此書只是第一卷，專論古代，第二卷何時面世尚未知曉），那就有點困難。第一，作者本人花很多氣力去矯正前人的錯誤，但所論那些項目對於不熟悉中國哲學的西方讀者，却是枯燥無味的。第二，原文太長；第一卷印出來已有四百頁。我想寫信問問，看他有什麼別的好主意。可是他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室內忙得不可開交，因此他在目前是否能助一臂的問題，就很難回答了。

關於這件事，我個人想提個建議。我想起梁啓超先生，就是送給你一幅畫的那位；他是這個出版計劃的最適當人選。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中國最淵博學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暢文筆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國思想，以及介紹並普及西學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們萬分欽仰。他在學問上吸收與區別的能力是別人永不能望其肩背的。所以我們如果能找到他承擔此事，那就最好不過了，我想他是肯答應的。只要你揮函一通，勸他寫一本標準的有關中國思想的書，

並將叢書的總綱向他說明，我相信這會大大推動他本來就驚人的創作力，他就必然會十分樂意把書寫出來。這樣的一個安排是最好的。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見解。我深深地感到，把中國哲學清楚暢達而又簡約地介紹給西方思想界，是一件絕對需要的工作。當我聽到有出版世界哲學文庫的壯麗計劃，我是雀躍萬分的。盼及早賜覆，謝甚。

順提一下：上次我們見面時，你是不是忘了給我一份尊夫人所寫關於中國的文章？要是她尚有餘本，我想拜讀一下。

盼望你不介意我的潦草；說起來真荒謬，我只拿着筆尖來寫這封信，筆桿子是不翼而飛了。當然這是學生休息室的家常便飯，不足爲奇；再加上一件就是室內沒有生火，寒氣侵人。

謹向你和尊夫人問安

徐志摩敬上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

註釋：

歐格敦任教劍橋莫德林學院（Magdalene College），是介紹徐志摩認識羅素的人；他擬出版世界哲學文庫之事，羅素也有參與。徐志摩對這項壯舉甚表興奮，他寫這封信，是要建議由他老師梁啓超代替胡適執筆寫一本有關中國思想的書，但結果這計劃並沒有實現。

其四

羅素先生：

你的信從劍橋轉來，剛收到了。我現在要立刻告訴你，中國同學們盼望十二月十日與賢伉儷見面。我幾乎可以肯定，你大概已收到了我們正式的請柬。我也寫了一封信給主理這事的朋友，請他多寄一張以防郵誤。

爲了一個美麗嬰兒的來臨，讓我向尊夫人及你自己致以最熱忱的祝賀。你們弄瓦的喜訊是鮑蕙爾小姐日前在劍橋告訴我的。爲

這次卽將來臨的聚會，我們準備了紅鷄蛋和壽麵，這是中國人在這類場合中的慣例。我們期望尊夫人在十號那天能和你一起賞臉光臨。

我五號到倫敦，原意是要聽你的演講，但忽然傷風感冒大作，以致事與願違。我現在還是睡床，盼一兩天內有好轉，能够再嘗與賢伉儷共聚之樂。此候

近安

徐志摩敬上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倫敦韓斯德區愛特萊路一〇五號A

註釋：

徐志摩自與羅素結交之後，就常往倫敦參加羅素的演講會，也常到羅素家中作客。當羅素第一個孩子滿月時，他在劍橋發動一班中國同學大事鋪張，並按中國傳統習慣，預備了紅鷄蛋和壽麵請羅素夫婦參加賀宴。這封信是徐志摩在發出正式請柬之外補加的個人的邀請。

其五

羅素先生及夫人雙鑒：

很抱歉不能在離開倫敦之先與你們見面。事情是這樣的：你們來信那天我又再度抱恙，整個禮拜就是這樣病榻纏綿。我是昨天才回到劍橋的。

很歡喜知道你們兩位都會來這裏在邪學會上講話。經過這一段睽違的日子，我們大家都十分渴望再瞻丰采和重聆嘉言。

歐格敦先生這次會頗傷腦筋的，因爲王家學院廣場那個地點適中而又和暖舒適的「茶店子」恐怕容不下擁擠的聽衆。謹候

健康

徐志摩敬上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王家學院

註釋：

徐志摩在劍橋時，大學內研究之風大盛，有種種式式會社的設立。邪學會（The Heretics）是其中之一；該會每週末有活動，節目是講演、討論、辯論等，內容以探究新事物和反對舊傳統爲主。徐志摩是該會的活動分子，在介紹中國文學方面尤多賣力。

其六

羅素先生及太太雙鑒：

當你們這個星期到此地渡週末的時候，未悉能否賞臉在下址跟我共進午餐或飲下午茶。我衷心盼望你們不會感到爲難。我一直要跟你們重聚。我心中憂急之情是難以形容的。我實在很想念你們。

要是你們喜歡的話，我可以約狄更生先生一道來。不過我必需表明我的意願：我要跟你們面對面深談，即使時間不多也得如此。所以，雖然狄更生先生是一位良伴，這次不請他也沒有問題。這或者是我要佔有你們的一點自私表現，但我相信你們會用微笑來原諒我的。

你們是否帶同約翰一起來？我希望是。

徐志摩手上

一九二二年二月三日

劍橋維多利亞路五十五號

註釋：

此信大概是徐志摩特地要和羅素夫婦商量他個人離婚之事而寫的。信內所提的狄更生（G. L. Dickinson）是劍橋大學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院友，是介紹徐氏入劍橋的人，也是他衷心景仰愛慕的「英國梁啓超」。約翰是羅素夫婦的兒子。

其七

羅素先生及太太同鑒：

收到從蒙太納維馬拉來電。不過我可能到下週三或週四（九月五日）才會路經巴黎

轉往馬賽。要是你們到時還在那邊，請來信下址。這樣我們也許還可以再會面。我實在亟盼在離歐之先見到你們。

徐志摩手啓

一九二二年八月廿九日

柏林夏綠敦堡

惠玆里彬街三十二號

Y. 張轉交

註釋：

此信發自柏林。那時徐志摩在回國途中，盼望在離歐之先仍能和羅素夫婦有最後一次會面。

其八（附錄）

徐先生是一個有很高文化修養的中國籍大學肄業生，也是一個能用中英兩種文字寫作的詩人。教他中國古典文學的老師，是一個從出生起就沒有洗過一次澡的人。當這位老先生逝世後，徐先生因爲是當地的地主，別人就問他是否能爲死人潔身，徐先生答道：「不要，就這樣葬他好了。」

好可惜，徐先生在回中國途中遇意外身亡。

這篇附錄出自羅素之手；當這位哲學家於五十年代整理他的文稿書信時，在徐志摩的數封來信上加了上面的按語。羅素的話和事實頗有出入，因爲徐志摩係在一九三三年墜機殞命而不是在離英回國途中喪生。老年的羅素可能把事實記錯了，但在那短短數言中，他那幽默雋永的文筆躍然紙上，依舊是盛年時代的羅素本色。至於羅素寫給徐志摩的書信，大概在多經變亂的中國大陸，早已蕩然無存了。

其九

羅素先生：

我畢竟在英國了！我是四號到的。我打電話到府上，但却聽到賢伉儷都出城了。

你一向好嗎？我盼望你渡假回倫敦之後

能有機會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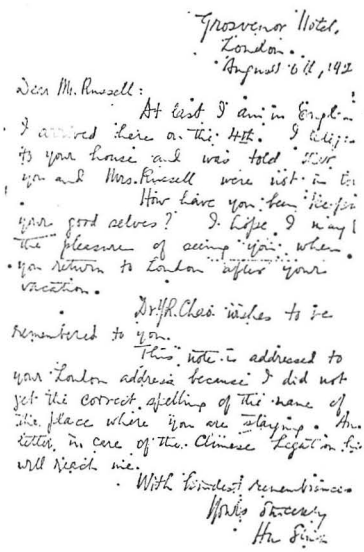
趙元任博士託我向你致候。

這封短柬寄到你的倫敦居停，因爲我手頭沒有你現寓的正確地址。若來信請逕寄中國公使館轉便妥。此候

近安

胡適謹啓

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於倫敦
格魯夫那旅店


Grosvenor Hotel,
London.
August 6th, 1926

Dear Mr. Russell:

At last I am in England. I arrived here on the 4th. I called at your house and was told that you and Mrs. Russell were visiting in the country. How have you been keeping yourselves? I hope I may have the pleasure of seeing you when you return to London after your vacation.

Dr. Yuen Chao wishes to be remembered to you.

This note is addressed to your London address because I did not yet the correct spelling of the name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staying. The letter, in care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will reach me.

With kindest remembrances,

Yours sincerely,
Hu Shih

其十

羅素先生：

沒有及早覆信，歉疚殊深。尊函到達之日我的行程尚未確定。現今我在巴黎，會在此多逗留一週然後轉往瑞士。當你回倫敦時，我也會在九月尾左右趕回；盼望那時能得圖良晤。敬候闔府安康

胡適謹啓

一九二六年八月廿七日於巴黎

註釋：

胡適於民國十五出國歐遊；上面兩函（第二封是明信片）是寫給羅素的。胡適在英國也寫信給徐志摩的摯友恩厚之（L. N. Elmhirst），因不屬羅素書信範圍，故不在此附列。筆者日間將另草一文，暫名爲「胡適的歐遊」，其中包括他給恩厚之的長信。